

# 海上來的人：一個對斐濟當代族群衝突的研究

林泉吟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 前言

“My ancestors were buried here, my dad is buried here and my mother will be buried here, I will be buried here and my children will be buried here so definitely don’t call me a vulagi”

上述為斐濟教育、遺產與藝術部部長（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Heritage and Arts）Rosy Akbar 於 2019 年在一場國際會議上的公開演講。其中，她強調自己身為斐濟公民的一份子，即便其擁有印度裔背景，也不該被因此稱為外來者（斐濟語：*vulagi*）。而在稍早之前，斐濟總理 Frank Bainimarama 於同年 6 月 28 日，在其官方社群平台上發表一則言論，內容強調：「在斐濟沒有人是外來者，不分族群，所有人都是斐濟人（Fijians）」。該言論係為駁斥時任斐濟社會民主自由黨（Social Democratic Liberal Party, SODELPA）黨魁 Ratu Naiqama Lalabalavu 在公開場合宣稱多數由印度裔斐濟人支持的全國聯合黨（National Federation Party, NFP）皆為「觀光客」而不屬於所謂的「斐濟人」。Lalabalavu 此番言論再度挑起斐濟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讓斐濟看似沉寂已久的族群政治與衝突再度浮上檯面。

我曾於 2016 年 7 月與 2019 年 8 月赴斐濟首都蘇瓦市（Suva City）進行各為期三週的短期田野調查。斐濟在人口組成上，以斐濟原住民（*iTaukei*）與印度裔斐濟人（Indo-Fijians）為主要族裔群體。在斐濟被英國殖民的時期（1874-1970），英國殖民政府從印度半島引進契約工前來從事種植蔗糖等熱帶栽培業。自 1876 至 1916 年間，共有約六萬名契約工（indentured labor）來到斐濟群島。這些勞工在契約期滿後多半選擇留在斐濟。一個世紀之後，印度裔斐濟人成為斐濟人口結構中第二大的族裔群體。

上述提到斐濟的族群爭議，不僅只見於官方場合，同時亦充斥著斐濟人的日常生活中。在進行田野調查中，我最常聽見的便是 *vulagi* 一詞。根據 Ronald Gatty 的研究，*vulagi* 一詞係指外來者（visitor）。然而在斐濟當代的社會語境下，其亦可指涉為非斐濟原住民（indigenous Fijians 或 *iTaukei*）的群體（Gatty 2009: 311）。我的田野材料顯示，斐濟原住民時常會以 *vulagi* 來指涉印度裔斐濟人。然而，這樣的指稱實具有其政治與社會文化之目的性。對斐濟原住民而言，作為外來者的印度裔斐濟人自然不應具有統治與管轄斐濟人民與土地的權力；在社會文化上，因為是「外來者」，所以印度裔斐濟人是所謂的「賓客」，也因此必須聽從「主人」—斐濟原住民—的命令，否則主人可以隨時將其驅逐（Ravuvu 1991: 60）。

## 相關文獻評述

在斐濟相關的人類學民族誌研究中，以 Marshall Sahlins (1962) 的 *Moala* 最具代表性。作為其早期的出道作品之一，Sahlins 以其所師承之美國物質論者與演化人類學者—Leslie White 一貫的分析架構來理解斐濟莫阿拉島上人群的歷史進程。John D. Kelly (1991) 的 *A Politics of Virtue* 則透過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取徑，評析了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印度裔斐濟人的宗教信仰、政治參與以及抵抗殖民論述的過程，並從歷史性的觀點來加以理解延續至今的印度裔斐濟人於斐濟社會中的歷史定位。接續，則有 H. Miyazaki (2004) 的 *The Method of Hope* 針對斐濟傳統村落人群在向國家爭取土地權益時的抗爭過程，並以「希望」作為隱喻，一方面呈現這群斐濟原住民甘願在此反覆失敗的抗爭過程中仍持續奮鬥，另一方面也提出「希望」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將更能精確地掌握當地社會文化之脈絡；此外，亦有 Karen J. Brison (2007) 從性別與婦女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討傳統斐濟原住民在面對全球化浪潮下多元價值衝撞當地文化傳統價值，斐濟原住民如何自處。針對全球化浪潮，Kaplan (2008) 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份視野。Kaplan 透過對斐濟礦泉水 (Fiji Water) 在當地生產並銷往美國 (尤其紐約州) 此過程的分析，進一步提出斐濟自身在文化與國族認同上的建構與美國當代特殊形式的消費—源於美國自身政治意識與身體改造所衍生的商品拜物 (commodity fetishism) 與挪用 (appropriation) —相互形塑。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海外華人在斐濟的研究，著有專書討論的，可以 Stuart W. Greif (1977) 的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Fiji* 做為代表，該書一方面透過歷史爬梳，清楚呈現海外華人如何進入大洋洲乃至斐濟，一方面也提供了當代研究者針對早期第一批海外華人來到斐濟定居、生根時的第一手經驗材料。

與前述所提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聚焦於斐濟族群衝突本身，並嘗試理解其生成背景及其如何影響、形塑斐濟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為了精準掌握斐濟族群衝突之現象，將其歷史化 (historicizing) 是本文的主要途徑。是以，斐濟本身的殖民歷史及其國族建構歷史，以及這些歷史又是如何形塑、影響斐濟當代的族群衝突，將是本文首先處理之部分。

## 殖民時期與獨立之後

斐濟重要的歷史學者 Brij Vilash Lal 在其著作 *A Vision for Change* (2012) 中指出，斐濟的近代歷史以 1874 年斐濟割讓給英國並成為其殖民地為始。此前，斐濟便與所謂的西方世界有頻繁且穩定的接觸。Lal 解釋，在 1874 年，建立君主立憲的斐濟聯合王國，並被加冕為「斐濟國王 (Tui Viti)」的 Seru Cakobau 因受到境內日益壯大的西方墾殖者社群對土地與政治經濟的覬覦、內部政治體制失衡以及財政困頓等多重打擊下，被迫與英國簽訂割讓條約 (Deed of Cession)，至此開展斐濟自身將近百年的殖民歷史 (Lal 2012: 1-2)。

針對這份割讓條約，研究大洋洲政治哲學的 Andrew Murray 指出其對斐濟的幾個重大影響：第一，條約中的一項條款確立斐濟原住民能繼續維持其傳統的生活模

式，從而使大多數斐濟原住民被排除在當時發展熱帶栽培業並繼續在村莊中生活；第二，該份條約也確保斐濟原住民擁有土地之所有權。最後，由於當時英國的殖民政策強調殖民地應該在財政上自給自足，並且應當盡量維持予保留殖民地自身的傳統生活方式，英國殖民政府遂在 1879 年至 1916 年間引進 6 萬多名印度人到斐濟以作為發展蔗糖業的勞動力來源 (Murray 2016: 56-7)。在此期間，斐濟原住民與印度裔斐濟人即便身處相同的地理環境，卻經歷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誠如前述，殖民政策使得絕大多數的斐濟原住民並未進入蔗糖業的勞動市場，並保持原有的自給自足式的鄉村生活。另一方面，印度裔斐濟人則與殖民經濟緊密嵌合，同時也是小型農業與商業的擁有者。更甚者，斐濟原住民與印度裔斐濟人在居住環境上也被殖民政府刻意地隔離開來，以致兩個社群彼此鮮少有機會能共同生活或從事社交互動 (Trnka 2008: 32)。針對斐濟的殖民歷史，在 Kelly 與 Kaplan 合著的 *Represented Communities* (2001) 中有詳細之討論。Kelly 與 Kaplan 一方面指出斐濟的殖民歷史如何影響當代斐濟的族群政治，另一方面也以此檢視斐濟獨立後國族建構 (nation-building) 的過程 (Kelly and Kaplan 2001: 198-200)。

根據官大偉的整理，斐濟在 1970 年十月十日宣布獨立並加入大英國協，並於 1987 年改稱斐濟共和國 (Republic of Fiji) 後脫離大英國協聯邦，同年發生兩起軍事政變。首次政變係因斐濟原住民不滿在主要由印度裔斐濟人支持的政黨所組成的政府中，其內閣成員多數由印度裔斐濟人所出任；第二次政變則訴求廢除君主立憲，改施行共和制，並以總統取代總督；2000 年發生第三起政變，其訴求為斐濟政府應隸屬於英國殖民期間所成立的「大酋長會議 (Great Council of Chiefs)」。雖然此次政變未果，但卻間接地影響後續政府必須將保障斐濟原住民族權益置於政策之核心；2006 年斐濟武裝部隊司令 Frank Bainimarama 發動政變，此為斐濟自 1987 年以來第四場政變。官大偉進一步指出，1980 年代至 2000 年的三場政變反映的是斐濟原住民和印度裔斐濟人的權力對抗，2006 年的政變則包含了斐濟原住民族內部階級利益的衝突 (官大偉 2016: 12-3)。斐濟迄今為止的四次政變，多數皆與族裔之間的權力拮抗有所關聯。在這樣政治爭奪中，確立斐濟原住民群體在國家主權當中的主體性與優先性一直是發起政變者的首要目標。與此同時，這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充斥於當時的斐濟社會之中 (Schieder 2012: 47-8)。由此觀之，斐濟的族群衝突確實與政治利益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此點亦鮮明地呈現在我田野調查的過程中。

2019 年 8 月，我第二次回到斐濟進行田野調查，我最常聽見報導人說的便是 *vulagi* 一詞。根據 Ronald Gatty 的研究，*vulagi* 一詞係指外來者 (visitor)。然而在斐濟當代的社會語境下，其亦可指涉為非斐濟原住民 (indigenous Fijians 或 *iTaukei*) 的群體 (Gatty 2009: 311)。值得一提的是，根據 Marshall Sahlins 的研究，*vulagi* 一詞蘊含了另外一層歷史意涵。在其著作 *Islands of History* (1985) 中，Sahlins 以「陌生人國王 (the stranger-kings)」來描述斐濟傳統文化中政治結構的動態性。Sahlins 指出，統治當地的偉大領袖或國王並非其所管轄人群的一份子而是所謂的「陌生人 (strangers)」；是一群「源自與當地原住民不同土壤的人」或者「海上來的人」以及屬於不同族裔之人。Sahlins 更是在其中直接指出，對斐濟原住民而言，這群統治者

正是所謂的 *vulagi* (同上引: 78)。延續類似的討論, Fox (2008) 則從人群起源之論述來探討地方統治者如何透過區分自身與被統治者的起源 (origins) 來獲取統治的正當性, 也指出在南島語族的社會中, 普遍皆有將外來者「安置(installing)」進地方社群的習慣。由此觀之, *vulagi* 一詞在斐濟傳統社會文化中, 與其所反映的政治結構有很大的關聯。

然而, 這樣的特殊涵意與連結, 到了斐濟獨立建國後似乎開始產生變化。根據斐濟當代重要的人類學者與政治參與者—Asesela Ravuvu 的觀點, *vulagi* 一詞被用來指涉印度裔斐濟人, 並重新界定了斐濟原住民與印度裔斐濟人的關係。在其著作 *The Façade of Democracy* (1991) 中, Ravuvu 提出兩個群體之間應為主客關係: 斐濟原住民為主人, 印度裔斐濟人則為客人; 主人保有對其土地與權利等最終決定權, 客人則必須服從, 否則將面臨被驅逐的命運 (Ravuvu 1991: 60)。Ravuvu 的觀點並非特例, 事實上, 在我的訪談材料中亦可得知, 當代有許多斐濟原住民都對印度裔斐濟人抱持類似觀點。而此種觀點, 根據 Trnka (2008) 的觀察, 在斐濟多次的政變歷史當中, 對於印度裔斐濟人的社群帶來相當程度的壓迫與傷害。Trnka 以斐濟 2000 年政變後的社會創傷經驗著手, 一方面探討當地人如何從暴亂與傷痛中「回到」日常, 一方面也對斐濟的族群認同與國族想像進行深刻的叩問。

本文至此已概述了斐濟的殖民時期以及獨立建國後兩段歷史, 以及它們如何對斐濟當代的族群衝突造成深遠之影響。斐濟的殖民歷史揭示了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及其殖民政策如何透過在殖民經濟以及居住環境上的隔離政策, 一方面確保斐濟原住民此後在社經地位上的不可撼動性以及能夠繼續維持傳統的生活型態, 另一方面也為印度裔斐濟人在社會、政治乃至於文化上不斷掙扎的日常定調。獨立建國後斐濟所歷經的多次政變, 除了在在加深斐濟原住民與印度裔斐濟人之間的矛盾之外, 在太平洋區域等國際情勢上也帶來許多動盪 (Ramesh 2010)。

## 面向未來?

理解斐濟族群衝突的歷史淵源後,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 便是斐濟人如何想像或面向未來。澳洲雪梨大學地理學者 John Connell 分析斐濟當地流通率最廣的報紙媒體 *Fiji Times* 自 2003 年所設立的專欄—「人物 (People)」上所刊登之文章, 認為有別於斐濟社會的對立與衝突景況, 該專欄的人物故事提供了斐濟社會跨越族群、年齡、性別、信仰以及政治立場的可能。Connell 指出, *Fiji Times* 透過民間自發性投稿, 逐漸構築斐濟人對於「成為一個好公民」的共同想像。與此同時, 這份想像也為斐濟揮別殖民傷痕, 往前邁進, 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打下非常重要的基礎 (Connell 2007: 102)。然而, 十數年過去, 現今的斐濟社會族群對立之氛圍仍屬緊張, 說明 Connell 的研究中所描繪的社會共好之景象尚未到來。類似的議題, 澳洲人類學者 Robert Norton 採取與 Connell 不一樣的切入點。Norton 回顧斐濟獨立後的政治發展史並聚焦於憲法制頒以及選舉制度, 指出如何遏制斐濟自身容易受族群利益與衝突影響從而主導其政治發展, 以及如何妥善處理軍方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會是斐濟在未來發展上亟為重要的兩個面

向。Norton 進一步指出，透過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選舉制度，或可是一個可行的方向（2015: 122-3）。與 Connell 所強調由斐濟人民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共同體想像不同，Norton 將希望寄託於政治制度層面的完善。然而，若從我的田野經驗出發，我認為關於「誰」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可能才是最為關鍵的問題。而探討這樣的問題，其焦點不應置於面向未來，而應聚焦於梳理歷史如何與現時現地交纏。

在我的田野材料裡，我的幾位族裔背景為斐濟原住民的報導人們，都會強調他們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另一方面，我的一位印度裔斐濟報導人，則不斷地在我們的互動中跟我訴說，她與她的家人，即便在這塊土地上奮鬥數十年，卻仍然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被她們稱作為家。誠如前述，在與英國簽訂的割讓條約中，英國殖民政府承諾會保障斐濟原住民的地權。1940 年，英國殖民政府通過《原住民族土地信託法（Native Land Trust Act）》並成立原住民族土地信託委員會（Native Land Trust Board；現改為 iTaukei Land Trust Board）。該委員為獨立運作於政府行政體系之外並專責與原住民族土地相關的所有事務。在此信託法下，所有的原住民族土地都不得出售，且土地也不能以個人名義註冊或授予所有權，而是所屬之氏族所集體共有（官大偉 2016: 21-3）。然而也這是因為這項法律，使得印度裔斐濟人只能向其「租賃」土地，而無法擁有土地。

不僅僅是在斐濟，土地一直當代原住民族議題非常重要的面向。2013 年由北美原住民，或者所謂的 First Nation 所發起的「Idle No More」運動，及其所展現出來的原民性，正是近年極具代表性的例子。關於原民性的討論，Tania Li（2010）強調原民性不再僅是指涉一特定地區中的人群如此簡單，其所指涉乃係原住民作為集體、不可異化之範疇概念；地理學者 Radcliffe（2015）則進一步提出，原民性是社會、文化、政經結構與經驗所共構之具多重尺度的意義概念。相較前述二位學者，Clifford（2017[2013]）在其作品 *Returns* 中，則係從原住民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面臨到的困境，以及風湧於 80、90 年與「原住民現身」相關的全球性運動兩方面來探討究竟在當代脈絡下，原民性應是什麼。上述三位學者雖各自關注原民性的不同面向，但大抵皆同意「原民性作為一種概念（indigeneity as a concept）」，以及原民性作為解殖過程中係十足重要的面向等觀點。此種觀點，在由 Eva Gerharz、Nasir Uddin、Pradeep Chakkarath 合作編輯的書 *Indigeneity on the Move*（2018）中被進一步發展。該書檢視了原民性作為一分析概念（analytical concept）係如何與當代社會快速變動的與發展的趨勢下，提供另外一種理解世界的視野。

然而在斐濟的例子，特別是印度裔斐濟人的處境上，我們看見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廣義而言，斐濟原住民以及印度裔斐濟人在歷史上同樣被捲入殖民主義與帝國擴張的漩渦裡。然而，同樣是因為殖民治理與政策，使得斐濟原住民在斐濟社會中取得難以撼動的地位；印度裔斐濟人，如同我的報導人，卻只能繼續在這樣的社會困境中求生。面對這樣的困境，大洋洲重要的學者 Hau'ofa 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想像可能。Hau'ofa（1994）指出，19 世紀的帝國主義確立了大洋洲各島嶼之間的邊界，從而演變至我們今日見的大太平洋島國。這樣的邊界，限縮了原先彼此交流與互動的人群，彼此孤立。然而，Hau'ofa 進一步說明，二戰後世界經濟的快速擴張所形成的新興

經濟，已經讓這樣的邊界失去作用，大洋洲的人群也早已，如同他們的祖先一般，以更大的尺度在其中移動乃至於扎根。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樣一個關於開闊的區域想像與願景，Hau'ofa也特別提到了印度裔斐濟人（同上引：155-6）。

受到 Hau'ofa 的啟發，這份研究未來將嘗試探討一個「立基於海洋」的原民性，以期能提供一個與現存的原民性討論不一樣的視野來理解當代原住民族事務。

## 參考資料

### 中文文獻

官大偉

2016 <族群、地權、發展：斐濟經驗之探討>，《民族學界》37：3-36。

Clifford, James

2017[2013] 《復返：21 世紀成為原住民》；林徐達、梁永安譯。苗栗縣三灣鄉：桂冠。

### 英文文獻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England: Verso Books.

Brisson, Karen J. 2007. *Our Wealth Is Loving Each Other: Self and Society in Fiji*.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Press.

Connell, John. 2007. The Fiji Times and the Good Citizen: Constructing Modernity and Nationhood in Fiji.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19(1): 85-109.

Fox, James. 2008. Installing the “outsider” inside: The exploration of an epistemic Austronesian cultural theme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Indonesia and Malay World*, 36(105): 201-218.

Gatty, Ronald. 2009. *Fiji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notes on Fijian culture and natural history*. Suva: R. Gatty.

Gerharz, Eva, Nasir Uddin, and Pradeep Chakkarath (ed.). 2018. *Indigeneity on the Move: Varying Manifestations of a Contested Concept*.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Greif, Stuart W. 1977.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Fiji*. Taipei: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Press.

Hau'ofa, Epeli. 1994. Our Sea of Islands.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6(1): 148-161.

Kaplan, Martha. 2008. “FIJIAN WATER IN FIJI AND NEW YORK: Local Politics and a Global Commod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2(4): 685-706.

Kelly, John. 1991. *A Politics of Virtue: Hinduism, Sexuality, and Countercolonial Discourse in Fij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lly, John and Kaplan, Martha. 2001. *Represented communities: Fiji and world decoloniz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l, Brij V. 2011. *A Vision for Change: A. D. Patel and the Politics of Fiji*. Canberra: ANU E Press.

Li, M. Tania. 2010. Indigeneity, Capitalism, and the Management of Dispossess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51(3), 385-414

Miyazaki, Hirokazu. 2004. *The Method of Hope: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and Fijian Knowled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Andrew SM. 2016.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Thing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 to Pacific Life*. Hindmarsh: ATF Ltd.

- Norton, Robert. 2015. The Troubled Quest for 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Fiji. *The Round Table*, 104(2): 113-125.  
491-502.
- Radcliffe, Sarah. 2015. Geography and indigeneity I: Indigeneity, coloniality and knowledg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10.
- Ramesh, Sanjay. 2010. Constitutionalism and Governance in Fiji. *The Round Table*, 99(410):  
491-502.
- Ravuvu, Asesela. 1991. *The Façade of Democracy: Fijian Struggles for Political Control*. Suva: Reader Publishing House.
- Rutz, Henry J. 1995. "Occupying the headwaters of tradition: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nation making in the Pacific." In Robert J. Foster (ed.), *Nation Making: emergent identities in postcolonial Melanesia*. 71-93.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ahlins, Marshall. 1962. *Moala: Culture and Nature on a Fijian Island*.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_\_\_\_\_,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ieder, Dominik. 2012. "FIJI HAS A COUP CULTURE': Discussing Fiji's ongo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kunde*. 58: 45-67.
- Trnka, Susanna. 2008. *State of suffering: 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mmunity survival in Fiji*.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